鄒氏學脉

鄒氏學脈卷之三

聚所先生要語　　　　門人[illegible]述

某初見先生先生誦孟子道性善一章明日又見先生誦人皆可以爲堯舜一章少頃又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誦畢默然無語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憒憒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爲人豈徒昏憒天地間與蚤蟻並活已耶

諸生夜侍劉恩徵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說如何

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否曰知之曰即此便

是堯舜之心在昔李肖岑大行在坐謂諸生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

當弟這點心即盜蹠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爲氣欲

蔽了不能依着這心行去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

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個心是人人都有

的是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都以堯舜的心去

做盜蹠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

虛坐也可惜

李茹眞逃前季至楚倜先生家與其弟楚㒷同寢九日數叩之不語及將行背楚㒷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日如何解茹眞對以為我今日不遠千里特來究證亦可謂如之何如之何矣予何全無一言相教耶楚㒷曰汝到不奈如之何如之何又教我如之何先生甚嘆其妙凡至會者輙以此語之一叟云若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傻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

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逕自不會差了一亥呈其見解之先生曰解得不中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

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于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大山之立于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麽不能阻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着個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阻滯了小

見行路須是依墻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

張陽和歸求言于先生先生曰別無可贈惟咸卦象傳可贈曰虛以受人

問質直而好義節書先生因鄭齊言之曰質直與下文色取相對而言全在質直二字質直原是個直心腸眞實不妄是其根本源頭甚好的脉一于直也通不去須是要好義何謂好義是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察言不是察人之言是察巳之言或是過於厲些過於遜些或是可以遜言的可以巽語的

此便是察言觀色不是觀人之色是觀已之色或是欠温些或温而過些或是可以嚴些的可以和些的此便是觀色慮以下人此心只思量去下人再無一毫上人之心夫能質直好義如此則自能通得去如何不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一般察已之言一般觀已之色一般思量下人肰雖是察言其心則惟恐言之不遜不足以致警也雖是觀色其心則惟恐色之不温不足以致警也雖是下人肰惟恐不下人之足以招謗也原無質直之

心只在要色取仁他一生精神只在外面形迹上粧點如何得不有闇然虛齋莊謹實德則病康閒之悚狀

吾儕為學只要大耻其不如孔子

問欲明明德于天下的心不如欲脩其身欲齊其家的心欲得真切曰此是欲不治其身不亂其家的心若是欲修其身須是如三王之身欲齊其家須是如三代之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不真切算不得修身算不得齊家本是一件如何二得

凡功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爲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筭數

一友言已教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于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于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于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則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

好色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大王之好色令人若聽
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色甚不好了要轉
他不得令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
不知孟子

先生謂康曰爲學只要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
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
如康曰只一念善處便是堯舜曰如此却是信不
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邪有許多皆不是堯舜
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

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

問心性情才四者之別曰譬之物然以表觀之則有二三自根源觀之則一而已譬之汝有名有字有號尊者呼汝名及汝字並已者呼汝號其實只汝一人耳又曰凡解不得只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不要只管泥人口頭上言語

問知行合一之說曰今人說知只是聞見之知不是眞知若是眞知必行了方見得譬之在門而談門在堂而談堂在室而談室皆是實見若在門而談

堂在堂而談室如何說得中縱說得中亦是虛見文講學觀音堂坐中有不信知行合一之說者先生曰觀音堂許多神道必至了方實知得或曰必曉得觀音堂在何處方行得到若不曉得便行錯了先生曰畢竟要到了觀音堂方實知得觀音堂所在

問陽明先生格物之說曰如靜坐時即靜坐是一物就格靜坐的物如行時即行是一物就格行的物立亦是一物就格立的物臥亦是一物就格臥的

物故曰道也若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昔昔想着個天理曰此是人理不是天理天理天然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說如有非真有一件物在前亦無方體如何可以方體求得到是如今不曾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肯做還易得緣他止有一個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個理障更難擺脫你只靜

坐把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一般絕無一點雲霧作障方有會悟處若一心想個天理便受他纏縛非惟無益而反害之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你令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安的若是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想測度不得容意想測度又不徹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有作好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然本體光明妍來妍照媸來媸照鏡裡原

是空的沒有奸媸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日如此莫落空否日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然有會悟處康日如此恐流於佛學也日空亦不同有一等閑人的空他這空是昏昏懵懵胸中全沒主宰幾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一生有異教家的空是有心去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置此心於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的空如大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大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礙他不得

的即無即有即虛即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三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個理障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却空不來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後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恣自有私意爭盡必如大虛日子忙不得如此又是功長又是前病復發了

先生謂康曰爾近來有自得處否康曰承老師教常靜坐却思慮思慮近覺少些至應事接物亦覺有

個主宰曰你須是自間自見若在師友口吻上接
得些話頭書冊上看得些說話終是外聞外見無
自得處縱是應事接物亦是硬把持縱是都思慮
亦是硬把持只做得五伯的學問只是挨傍格式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又曰慎思之又曰近思只
要你慎思近思非是全不要思思而外于天地便
不是慎思近思天理本是慎的近的凡古人言語
是古人底不與你相干且如陽明先生說致良知
豈是漫然說的由他在龍場三季不帶一本書在

自家心上理會得靈靈透透方說出這般正學出來汝須是反身靈識見得古人言語宛然是自家體認出來的這裡明白了就是一貫之學天下道理無一不明得否又曰思也不是若思

康問當有疑於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又何必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思之不得及觀陽明先生續傳習錄或問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工夫言曰不睹不聞是工夫戒愼恐懼是本體康始覺於前疑有辯先生曰你如何辯康曰本體原增加一

毫不得若如世俗之戒慎恐懼便又增加了不是本來的先生曰須要識得本體

先生謂康曰須要認得本來面目真切何不及看本來面目

學者切不可挨傍格式如孟子言舜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令人卻是行仁義

今人說不思最快事就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一樣去了就是聖人的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不是絕然不思他思爾家不思勉而不勉非是離思而求

不思離勉而求不勉又曰思乎其所不得不思勉是不思勉乎其所不得不勉然是不勉又曰吾道本自然當思行會思如何安排得不思不當思便會不忘如何安排得個思因誦楊道南先生之詩有曰爲學如同撥上撥撥背轉重幾曾差若還不撥自停于此處何須更問他問者躍然

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背背念爲善方是卽平常無善念無惡念皆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有何善念耶又多了這分意

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有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

先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說信得只是口裏信得不是心裏信得緣未思量一番未敢便謂信得先生曰到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個數分明且汝今要回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問未嘗體認得便在這裏痛恐便是測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之心心中肅然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夬有無

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郎此一問四端盡露眞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惻隱知其爲惻隱羞惡知其爲羞惡恭敬知其爲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亦何由信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充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此說惻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

問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諸解者未透請發之先生曰而今一把

椅子生怕跌壞了他這也是仁都何曾有心要椅子來感我的恩覩萬民爲芻狗何曾要芻狗來感我今人施些恩與人便要望他報望他感見得身子高些的便道當如此底聖人之心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而無心所以仁義有兩種有由仁義行底有行仁義底今人都只是行仁義哭死而哀是好的爲生者就不是了經德不回是好的爲干祿就不是了王伯之辨只在這一些子

聖人言語說得直截簡易後儒便說得支離煩瑣了

如孔子曰仁者人也何等直截後儒解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反不明白了

問象山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除却吾心有甚麼宇宙

問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曰萬物不備於我備於誰

又曰天地萬物如何外得吾身吾身如何外得天地萬物

問象山云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如何曰子自限隔宇宙

問象山謂懲忿窒慾也不是學須是明理須是知學才說得懲窒知學底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何如

曰且明理

他日又謂康曰懲窒而不明理則是忿也不知其爲忿慾也不知其爲慾心中少有不平便是忿若不明理他都以忿作好的去了康曰恐知不明以賊作子先生曰還有以子作賊者所以窮得理便盡得性至得命不是窮理了又去盡性至命也會得昔則懲窒也算得不會得昔則懲窒亦算不得又

曰謂懲忿窒慾不是學也不得謂懲忿窒欲即是學也不得

萬物皆備於我宇宙即是吾心等語這是大學問根源不可就放過了須要體認出來不是要你去思索出來只于事上去參得透便俱通得去

康問生之謂性何如先生曰你如何說對曰生之謂性也說得是凡言甚麼凡行甚麼都只是這口說這身行但生之雖是性却如白雪之白不同于白玉白玉之白不同于白羽告子却做一樣看了所

只不見物之性是個蠢的人之性是個靈的物惟蠢故小知愛母而不知父及長則母亦不知人惟靈故靈根漸長始於知愛敬而終也無所不知告子失却頭腦先生曰告子只曉得仁是在內底把義是在外底又把愛便當了仁說曉得共食說色便是性不知知可食則食不可食則不食可以多食則多食可以少食則少食亦是性這便是人之異於物處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

道百姓之愚沒有這見那常用着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倚着庸是平常底道理故孟子言孝未嘗以割股廬墓底那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若謂之弟令人要做忠臣的只倚着在忠上便不中看為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來他還是索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不肯為從季有一叟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即應命之取茶即捧茶至其叟復問

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無不通是爻曰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着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腸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惱怒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底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一個真聖人真正

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

合吉凶底

問知善知惡是良知善知亦出此心如何不是良知

曰只有這一個知孟子說得妙不慮而知者其良

知也善知那是慮而知的

康問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何曰

善念也是這個心裡出來底惡念也是這個心裡

出來底原沒有兩個心譬之口把衣說好話也是

他把衣說不好的話也是他譬之水精放在紅上

便見個紅影放在黑上便見個黑影水精上原沒有紅影黑影所以陽明先生說無善無惡性之體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矣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又有說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有說有性善有性不善無善無不善只說得個性之體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在習底皆節着了性有性善有性不善是在習成底皆節合着性孟子說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乃若其情則可以言善矣乃所以爲善也康曰程子所謂惡

是氣質之性曰其實把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分作
兩個不得又曰其實性沒有個不善的如做賊的
人你說他一句賊他便怒起來更復說之先生曰
程子斯言即陽明先生無善無惡性之體意思
問周子言無極而太極象山謂只可言太極不可言
無極如何曰太極是非有非無即有即無底周子
恐人把太極作一件物看了或着在有上所以曰
我所謂太極原是無的無極就是太極非謂太極
之上又有無極也象山又恐人看得無字太重或

着在無上故又不以周子之言爲然要之其言雖

情其意則同莊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

之陋也周子所謂無適莫也是非有非無的又曰

如今人說有心有在那裡說無心無在那裡說有

也說不得說無也說不得譬之天說他無又象有

的說他有又執之而不可得那又是無底所以顏

子曰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未嘗有也謂之有未

嘗無也

知學底不肯心閒無事定要起個道理的念頭作了

多少障礙
學者多是任在聞見任在意識佛家言無所住是不住聞見不住意識又曰有所住心便死了所以曰無所住而生其心
先生謂康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信得過否康對曰即周子所謂無慾而太極陽明先生所謂無善無惡性之體是也一然良知本是無聲無臭雖至愚下賤一提便省如何惹得塵埃先生曰爾真信得良知不惹塵埃否

康齋曰朕先坐良久曰此却又費註解是又有一物矣却不在見解只要常用心參參必要無所住底心參參始得不是要你思想查索出來凡見一物行一事只心存背當下便悟才是眞悟又曰悟却當下便悟到却當下到不得如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到七十歲才復得本來面目又曰如今你盡我眞容曰此是老師却與我是兩件豈若對面相見之眞又曰佛老之言有過于吾道者不可枉也

今人孰不有良知在應事接物何嘗不有良知惟是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二亥問爲人最難先生擧晝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難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知得那個人是亥騃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亥怵然

擇乎中庸不是只思想一番便了凡一出言一擧足皆要細細辨其是不是這方是擇乎中庸

問道不遠人如何見得不遠人曰孔子說仁者人也

孟子說仁人心也仁與人豈是兩件後儒便說得支離了所以聖人之學與道爲一後儒遂與道爲二是以我合道畢竟道遠於我所以中斷說道也若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因講道不遠人章曰道原是不遠人的人么爲道的却遠了人爲道而遠了人就不是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就在我這手裡睨而視之猶以爲遠還是兩件道與人沒有兩件故君子以我治我不必遠求但於有過處改一改就是了何以見道不遠人只

忠恕便是道何違之有所謂忠恕亦非甚高難行之事只是不以我之所不願者復施諸人耳大學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這就是忠恕這就是道故君子之道非外人倫物理別有一道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日用之間那曾離得這四樣人既不能離只四樣人又

何能離得這四樣的道理只是庸言庸行沒有甚麼異行他只是要信些謹些就是了言便要顧行行便要顧言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生怕成不得人這就是道如此豈不是一個朴實的君子故曰君子胡不慥慥爾

先生曰予欲無言意思爾知得否康曰未可便謂知得先生曰道理到至精處不容說可說者皆粗迹耳須是自悟康曰陽明先生言聖人述作如畫眞傳神示人以形象言笑動止則有所不能傳也先

生曰凡所說眞的便是假的康曰不是本來面目

問如何是道曰道者路也一人可行而衆人不可行

不得謂之路可以暫行而不可以常行不得謂之

路孔子說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天下之達

道眞是放勲傳來一派的脉異教家有云欲得見

眞道行止即是道若除却行處別見有道恰似架

天橋走路恐不免爲異教家所笑

一學者自許爲識得本心先生問其如何曰覺得心

體廣大又覺得心體精明先生詰之曰廣大何物

覺得廣大者是誰精明何物覺得精明者是誰

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靜旹與動旹不同似不能不息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人也似此懸想乃指于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能數一日不息夫識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故曰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旹方有不想即無靜旹方明纔動即昏豈有仁而可離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者仁也必俟想像而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布

置而自定者仁也必俟安排布置而後定者非仁矣無所爲而爲者仁也有所爲而爲者非仁矣不知爲不知者仁也強不知以爲知者非仁矣與吾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不妨職業而可爲者仁也必棄職業而後可爲者非仁矣皆皆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也有一人不可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

旨之不仁一旹不識仁便是一旹之不仁不仁則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矣欲識仁者毋求其有相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

先生謂康曰為學不可執着才有執着便不是道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知豈不是好的緣他有了意見便在仁智上住脚了百姓都日用此道但不知是道仁知雖愈千百姓之不知其為不知道均也所以說君子之道鮮矣康問曰此何以名為仁知然這仁知亦與他仁智不同否先

生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這也是仁智又如伯夷之清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這也是仁者見之謂之仁柳下惠袒裼裸裎于我側曰爾焉能浼我哉也是智者見之謂之智昔周南𢓭問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康對曰恐亦是不可執着底意思先生曰然

學者易學要學乾卦底自強不息天行乾健元過了又是亨亨過了又是利利過了又是貞貞過了又

是元何等底德何等底不息所以君子終日乾乾

是兩個乾天也是乾我也是乾又曰纔是自強華

人不得

先生謂張曰你須若孔子發憤忘食是甚麽精神若

悠悠便濟不得事

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如孔子底聖人何不足處他也還憂

今人何曾望見他門墻如何得不變嘵嘵說有進

便是大不進處又如文王且望道而未之見今人

視文王何如而乃自謂有見如此

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叟曰還要本體曰又有甚麼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問只要緊切空空說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口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麼人人有個不爲不欲的人只要尋究自家那件是不爲不欲的不爲不欲他便了

問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何

也曰何思何慮便是這慮不能如此便有許多煩惱非近憂而何

有爲一念不起之學者問先生曰聖門無意柰何今以有念筭爲學乎先生曰欲一念不起便是意必要一念不起便是必此意堅執而不可變便是固謂我是而人不是便是我夫聖人所爲何思何慮者非無思無慮也苟不能會得此體而必欲一念之不起那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故絕其意必固我之私者方筭得無欲之學

今人說敬多沒頭腦程子恐人錯認了敬故解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心一而不二就是敬更有甚麼是敬若又添一敬譬之取繩自縛去敬愈遠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憒憒全無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個冥行底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着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真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底人所以知行要合一

一叟持功夫嚴靜坐不語先生覺之曰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所見便不是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目聞都是道他却不知是道道本中庸非過高難行底只要不執意見順其良知之發用流行便是道

人有在內而心上用功者便厭動人有在外而事爲上用功者便厭靜由前之說是爲老佛由後之說是爲五伯

閻月川公與先生辨云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若單說致良知孔子不必讀易

了先生曰孔子是學易不是讀易今人都是讀易不是學易若是學易就是致良知了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世間多少讀詩底何曾能言不學禮無以立世間多少讀禮的何曾能立只緣是讀詩讀禮不是學詩學禮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只是誦不曾學又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只是爲不是誦

先生曰世人把有聲的作聞有形的作見不知無聲

無形的方是眞見聞康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若有所戒慎恐懼便覩聞了工夫便通不得晝夜先生曰人心才作一毫便死了不能生息

康見先生每每隱惡揚善因問康有一大過見人善固樂揚聞人不善亦不覺樂道之曰此是大病痛處此即謂之痿痺不仁那痿痺的人只緣血脈不流貫故不知身上痛癢若你是痛做的則見人之過猶己之過方將願人之改過以已其疾而免其痛豈忍向人前說他令人父有過子必不肯向人

說父的過子有過父必不肯向人說子的過只緣了痛父的心眞父痛子的心眞故不肯向人說若是推此痛父痛子之心痛他人則豈肯言人之過

吾先大父每遇人道人之過卽雙眉皺了若人不止則言他事以亂之此是何等痛心我今自省終不如他此等痛心處

做學問須從朋友上做起若處朋友是眞心則事親事君都是眞底

世人待客禮數何等周匝也像個敬其實多少不誠

處便是欺以此心太欺其父母君師何所不至

一友有爲見聞所礙先生覺之曰汝心要虛不可爲見聞所礙一友言虛之難先生曰不難一背便虛得但常虛則難須是苟日虛日日虛又日虛方好

先生曰爲學不可無朋友講習夾持所以說以友輔仁雖是爲仁由己本是人替我做不得恰像個替得我做的一般一友曰仁字是二人原不是一人做得的須是要兩個人且這人不是對己而言底人言人則盡乎其人矣故必二人才成得個仁字

必有朋友方成得個仁者天字亦是二人若沒有我這班人如何成得個天所以天字也是二人先生曰古仁字是千心亦甚有意義又謂康曰我前日往國子監一人行去便覺得遠些今日與耿叔臺同行便覺得容易到了他行他的我行我的本不曾替我行恰像替我行了一般

肯有以直諫得罪者先生喟然嘆曰致中和一節我常解他不得謂一人中和如何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致覲今日此事乃將得了起而問曰請發之光

生曰令彼一人不中和便惹得上怒也不中和我輩爲國家憂慮或爲他憂慮也不中和四方之人聞之無不嘆惜也不中和可見一人中和眞能位天地育萬物

先生又曰今人做忠臣底都是聞見之知只聽得忠臣有名頭便就去做所以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今人做忠臣都是不知而作底我輩日間不知而作處盡多若是出于良知便眞眞有愛君之心便思量君是如何相是如何昔勢事

幾如何生怕有傷國體夫不胡亂去說所以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康曰白刃可蹈也資之所近便能之算不得學問先生曰豈特算不得學問恐有好名心夾雜其中

人謂屈原放流不當怨其實是當怨蓋君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但其所以致放者不是他只要懷王用己邪不善處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此心與彼不相逼耳所以讒人間之而致放觀其詞可槩見者

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清全把濁醉去看人如何通得人至其所謂餔其糟而啜其醨淈其泥而揚其波却又做了一個混世的人去了也不是學就做得好也只做得個鄉愿人處世大凡有此三等如鄉愿的雖能免禍做人却壞了如屈原的雖做得幾分人却又與人不相通成不得事了所以聖人有個大中至正的在前而今處人把醉濁看人却是自家醉濁看得人低却是自家低了

一友言功夫只要順其自肰先生曰孔子到得七十

歲才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是十五昔便如此你看他十五志于學昔是甚麼工夫用十五年才到得立又用十年才到得不惑我輩視孔子何如初做學問如何便說要從心所欲不踰矩陽明先生立志說如猫捕鼠如鷄覆卵此是何等工夫若要順其自然那恐誤人

一友言客氣是好人所有底若惡人便無客氣先生曰客氣便是惡了

先生嘗曰你若與他一般大便包他不過必須大過

他方包得他過包得他過自能化得他來

一叟謂老子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為非先生曰其實是我輩看得他非了其叟駭之先生曰我輩看這等書便道他是異端將作惡之心去看他便見得如此此其實他說的也是吾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又曰禮後乎老子之言豈不是如此是老子非惡夫禮也惡夫行禮而無本者也有本之禮孔子好之老子亦好之無本之禮老子

惡之孔子亦惡之令人一揖之間奔弄許多煩文何嘗有一點實心在那筭得個敬只是老子言語發露與于孔子耳

康問致中和說致中足矣如何又說個和先生曰中和只是一個康曰莫不是體用一原否先生曰然又問如何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天地萬物就是吾身底否先生曰天地萬物如何外得吾身吾身如何外得天地萬物假如你與令叔議論不合筭得中和的能位得天地育得萬物底康爲之悚然先

生曰你不限隔了天地萬物便位得天地育得萬
物
看人大俗是學者大病痛
先生謂康曰汝能于行不去昔真真者自反之心沒
有個不能感動人的
康問孟子盡心章書如何辯先生曰人心最大真是
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
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的肰却要人去盡他心如何
可盡得須是要知性知性便知得天了天是個浩

浩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貫知天則吾心便是天心中庸曰浩浩其天到此方可說盡心也然豈是知得便了須是要存心然亦欲速助長不得須是要養性存心養性就是所以事天也然若有一物可以二得則我之命還靠別人自家還立不住須是殀壽不貳說殀壽不貳則得失榮辱富貴貧賤都二他不得居常此心處變亦此心脩身以俟之脩身就是存心養性非有別項工夫如此則造化之權在我是我有以立命也所謂主宰宇宙旋轉乾

州右是究這方說得個識心之學也

問不舍晝夜如何 一發答之曰此體原自不舍如何有晝夜之分曰此體既自不舍聖人如何發憤其發曰未見此體合當發憤既見此體如何不樂曰如此則聖人只安發憤一塲見後便樂如何又憤樂不已其發無以應先生曰憤樂不已便是聖人之川流聖人乃是說自家話吾儕須放在身上體驗始得

問如何是本心曰卽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曰常如

此便是

有疑于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爲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個萬個常如此際何有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即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旹不肰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添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

嘗觀虞廷命夔教胄子不以其直溫剛簡爲足欲其

變化氣質以歸于中和則知古之人才之所以盛也夫直而不溫則殺故教以溫寬而不栗則靡故教以栗剛而虐則足以害物故教以無虐簡而傲則足以凌人故教以無傲由是觀之溫者直士之所學也栗者寬士之所學也無虐者剛士之所學也無傲者簡士之所學也此唐虞之士所以功協和之化有由肰矣先祖嘗云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克拓又云古人之學學其所不能今人之學學其所能從偏處變化是學其所

不能是以天地位萬物育從偏處克拓是學其所
能是以天地閉賢人隱昔夫子嘗呼子路告之曰
由知德者鮮矣夫由豈不足于剛直者哉意其或
至于狡與虐耳直而不狡剛而不虐是謂中和之
德此夫子所以恖由即虞廷之教也吁此非有學
聖人之志者不足以語此
承宗知命之説良足喜慰又欲思所不思爲所不爲
兄豈未知命邪抑恐弟不知命而故爲是以啓之
邪竊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君子之道何思何爲

此愚夫與知不肖與能愚不肖知者以意見微之耳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是吾聖門一部五燈會元也會得時思也是不思不思也是思爲也是不爲不爲也是爲會不得時道思也不是不思也不是道爲也不是不爲也不是兄若到言語道斷心行路滅自然有會得處也

夫子從十五志學直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只靠

此志堅定實用其力於仁不肯隨人起倒非是天
生力量過于常人吾儕果能眞眞實實志夫子之
志眞眞實實用其力于仁皆皆警策皆皆理會自
能與聖賢合德自能與天地相似卽此用力卽此
得力用心非加不用非減不用不謂之忘用心不
謂之助思而無邪于思不爲多念起卽覺萬念不
爲煩見善卽遷不讓風雷之速有過卽改何異日
月之食見同志之爻自欣如磁石吸針不忍抛捨
見不同志之爻自欣如疾病在身不忍坐視夫子

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此也所謂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者此也外此談玄說妙析同辨異如夢中說夢畢竟無益

舍有三種有小有中有大一切煩惱惡業盡行浣濯是謂小舍一切知見能所盡行斷絕是謂中舍空相俱泯凡聖情忘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謂大舍

康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只是一個否先生曰只窮得理便盡得性至得命

嘗謂吾輩事業如耿舒所謂伏波將軍使西域賈胡

到處輙止聖賢事業如項羽救趙沉船破釜甑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又如趙奢擊秦軍百萬卷甲趨閼與先據北山以待又如李牧破胡蓄力累年簡選練習皆百金之士不貪小利不信小人激勵賞勸一一思奮然後用之千里不留行是以誕登道岸作式九圍

近有同志問知人之本于長者長者曰知仁其人大駭弟釋之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請君默識之而已不然請詢之仁者曰誰為仁者曰陽明曰陽

明宛矣吾將何詢曰君自有陽明也陽明所是是

仁所非非仁孰此以稽人無遁情矣

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解悟無

實踐外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

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慎

之旨

邇來學者多談虛寂此是學問中一大病蓋子思作

中庸深闢索隱之非而又自曰君子之道費而

隱離費求隱是謂索隱中庸之道即費即隱子思

乎恐人不明其旨故證之于夫婦之愚不肖又證之乎鳶魚又證之于天地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未有聖人不于天地相似也故學而異于天地異學也學而異于鳶魚即異于天地學而異于夫婦之愚不肖即異于鳶魚故子思子欲人察之也

瀘水先生要語

門人賀艮衡述

寄訊東林社曰四海之內號稱同志即不必承謦欬接慇懃而綿綿往來夢寐以之者此何物乎程伯子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蓋秉彝之好出于同然雖通之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不然者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吾輩更不必勦襲前人但從此一念黙勘密察曾何假聯屬何須勉強直從真體流

貫與乍見怵惕呼蹴不受同一機軸吾儕就此識
証原頭管領日用不令自私用智參和其間即何
往非善蓋源清流絜根固幹堅自肰之理也而論
者高談無善無惡究之不得其說又從而助之曰
無善無惡乃爲至善今學士大夫且盛言之蓋陰
巳竄爲釋氏之餘裔而陽不敢顯爲吾儒之叛臣
愚嘗竊之亦有其說蓋吾儒之論曰庸德庸言耳
曰居仁由義耳曰學不厭誨不倦耳雖夫人終身
由之不盡其理而要以敷衍談說味頭有盡而一

三才識出衆之輩又欲盡籠世間賢豪而籠之故其說不得不出于此必如此論而後縱横拈弄影響喝棒足以駭人心胸快人聽聞而日新日奇總作不了義諦故理道無窮而辯駁亦無窮能下一轉語者便爲見性能發一疑端者便謂進機慧者借之狗幻者借之而暫者亦妄祈嚮之所以其說熾於天下昔人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來良爲有見肰而必曰無善無惡乃爲至善則又不容不爲彼藏閃爲此回護矣不知此藏閃回護之心又何從

眾哉則眞心自不容昧即此益足証果性善而更何疑焉蓋聖賢立論無不明白正大上下天地無不脗合幽明人鬼無不貫通施之於身則不失身措之於人則不失人推之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故名爲經〻者不易而可常之理也今如無善無惡之論閃倏變幻入奥出奇可意而不可體可獨而不可同即不得爲經不經而何可以爲道故孔子至此直曰予欲無言曰默而識之謂至此寧無言也唯在識取耳識取其眞則反身而誠從

何着厭無行不與從何着倦不厭不倦愈透着體則聖人教萬世而無弊此之謂經也惟經可常惟常乃貫故全部孟子而終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吾輩今日相期此學亦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反經如何曰庸德庸言而已矣曰居仁由義而已矣曰學不厭誨不倦而已矣

與范玉坡孟指質疑書云某黔淺無足比數妄嘗以先覺之言必不我欺輙不敢菲薄以爲生我者之盡日夕凜凜惟恐一陷入愿人蹊徑而於聖門奥

變則茫乎未少有窺也竊意世有盛衰道有汚隆而吾人秉此學以持于世者則無時焉可變也蓋吾人只有此心心不失未發之中則推之萬物無不得時措之宜而下者汨于利欲上者鶩于見聞稍受絲忽即衡頗而鑑翳所以陽明先生特提良知二字若曰不覩不聞即莫見莫顯而以慎獨爲致中和妙訣蓋所謂徹上徹下語聖賢初無二語也人倫事物之間妙不知其所以然學而時習一語終身由之而不盡淺而夫婦沓而鬼神道乎器

乎豈夫子之所謂默識者或在于此而及門之徒以言語求之於是有可聞不可聞之疑耳不肯盤桓于此四十年自海內名賢別袂以來苦無相與浚參者而昨奉明公之教即一謦一欬業已傳神某自不覺膝之前于左右矣茲不揣顓愚冒陳五大疑請教倘蒙不終鄙棄大賜指示俾有嚮往則成我之恩視生我者又不啻百之矣感幸當何如耶

一日用力而力無不足疑孔子告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求仁之力用于克

復無疑矣以顏子之竭才應無不用之力乃孔子僅許以三月不違豈三月之外力有不繼乎顏子尙然而他人又可知矣又安見其無不足也他日告樊遲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旣曰力無不足則又何有于難也　吾斯之未能信疑夫子使開蓋欲以試開之自信何如而開以斯之未信自歉則隱然有欲從末由之意已從今而論不知開之所謂斯者云何其所謂信者何在他日夫子與羣弟子言志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以之云者其如

示諸斯乎而當時禮樂富強之對以不稱夫子之問矣茀不知春風沂水之樂於斯有相發明否吾未見剛者疑申棖之慾不足慰夫子願見之剛今人二能言之茀不知今所謂剛者如何前代如汲黯董宣朱雲宋璟諸賢今想其行事如太山喬木凜凜尚有生氣亦可語于聖門之剛否世風漸下仕路多繞指之柔姑且勿論卽有當官不避難任事不言痒癖祿不矜廉者其品誠已戛絕人羣而印以屋漏自盟邦又不知對得過否夫剛故擔

當世宙之賴關係甚太不可不講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疑今有兩人于此而曰一可以聖一不可以聖猶曰見其資性或有不相等者而曰人皆可以堯舜況堯舜萬古無幾人乎公明儀謂文王我師曰周公豈欺我哉以孟氏願學孔子豈有欺我之論從而信之則執塗之人皆聖人矣又何至今聖人之寥寥二也　朝聞夕死疑嘗聞死生亦大矣爲朝聞夕死之說或者有可以抵敵於臨死光景而不亂者而竊意其不朕也佛氏生天之論予必

不語而是之云二將無以影響迎人以彼岸之從乎益季路嘗問死矣而夫子告以未知生是其說必有通于死生之外者顧求賜教

與陳雲怡學憲論學曰竊謂論學于往日故當以辨宗爲先論學于今日似莫要于毋自欺三字矣臺下開示諸生首揭陽明夫子之學而要歸使人深造自得夫自得云者非可以揣摩卜度承當而邪之自身無之非是此即誠意之究竟語雖聖人復起何能易之欽服欽服竊謂認道分明則本心自

無容欺即欺着于何處雖造不以道則絲髮離合之間便有許多包滿公處其本來良知恐不為政而不良者陰擬而踞之豈惟踞之久假不歸則遂以塗之人認為親父母失在針芒而究分胡越則欺之一字學者恐日犯而不自知耳今為大寐之呼亦証之以原不容欺之心而已夫盜夜行刼至于殺人僭肸而明旦視之悉若親戚不知其倘為慈者何心貪夫狗利䟱䟱謀何而一開大盜之至則先衆而失色者必此人也又不知其先衆而失

包者何心是故訣與人與同行則心不覺尋規與事與同過則心不覺惱此皆原來不欺之真未及安排隱伏呈露者而人往往於此忽之危微克罔之機正分于此而以時便習易遂不覺覿面失眞以流于欺則誠意之學難言久矣海內同志指討似不可多得而毋自欺一語則毋忽爲尋常一句話更難得大開眼如台臺者時相細証其他玩弄藏神憑恃氣魄竊襲于口吻之間而自爲得者謂之可與語則可謂之自得則不可恐反爲僞學佐

之旗幟而滋爲聖學病孟子一生學問只在正人心正人心者似亟當從欺處針之令臺下正以欺道先覺主宰斯文則所以變我豫章而轉之齊魯非明公復誰仗哉

勉與志曰天而不少欠缺者人之神也人而不容加損者天之化也合焉之謂入聖透焉之謂達德由是而學焉之謂立命是學也一身非微萬衆非衆形相不爲礙虛中不爲空上下天地草木鳥獸不爲粗絪縕變化消息往來不爲精是天下之至妙

至妙者也是故學而得之則吸風飡霞而不離家常茶飯撒手放步而不廢羽鏃磨礲天下皆吾分內有天下而不與委吾身於天下而遯世不見知而亦無悔前千古之上而吾在後千古之下而吾亦在遠而廊廟則浸洽薰蒸為雲為雨竆而畎畝則甄陶鼓鑄為範為模總以天下古今之命為心而自私用智毫無干涉參和其間是謂通神體化于聖相傳正派的脉

志于學問與流俗自遠安于流俗與學問自悖流俗

之得意不過在聲華艷美之間一或銷歇而意趣沮喪莘無生色學問之得意反在收歛保聚之內雖至窮窘而志操益厲越見光芒古人所以辨于得失之分審于上下之達不以彼此易也嗟二百年身世光陰幾何奮志惜陰猶覺其晚況是依違玩愒日復一日將何能得學問之用乎

君子不貴名利之馳驟而貴身世之安閒不貴聲勢之薰灼而貴自心之無愧怍不貴肥甘輕煖之贍足而貴日用之清爽不貴前呼後擁之指使而貴

官司之無掛累不貴交游之多識貴而貴身後之無拆名不貴開家之謀力而貴節家之詩禮不貴金玉田地以遺子孫而貴子孫平常之能久遠嗚呼人誰無照人之明而自照則昧人誰無自賢之心而當境則悖人誰無言善之口而自悔則遲要之以講學爲鑪錘以師友爲麗澤以天下萬世爲主意以聖賢書傳爲弦常則庶乎能知所貴而貴之耳不然其不至貴賤倒置者幾希矣

膽大而心小智圓而行方此正經世學問不可不知

者然非性靈通透學力湛純者不能以與于此故中庸言學問思辨已百已千乃所以爲方圓大小鑪鑄而生稟氣質始不能限若不從事于學則大以恣肆小以畏怯圓以機智方以膠固所謂毫釐差而千里謬者有志者細察之

性者虛體也惟虛故無不實學者但從實着脚從虛開眼則文章功業蕩乎難名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所謂經綸立本而無所倚是也不然則孰有獨物滯之泥之又不然則墮體茂物與世無情偏姑支

離均不足以語于千古大中至正學脈

天地鬼神遇事警畏然在禍福利害上着腳終涉踈淺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氷不論有事無事一是恂慄本來作主即天地鬼神且不能違此直是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聖學正脈

陽聚微問曰某也嘗有一大疑當初不知如何有天不知如何有地不知如何有日月星辰鳥獸艸木又如何生出人來又如何萬物皆爲人用願聞其辦師曰某亦有一大疑不知予如何有這一段疑

心又如何能發這一段疑問子能儆子之心與問
處解與我乎子之一心已包盡天地萬物之理在
只為己私世情障隔壅蔽能從自心推勘根究直
至生生處洞徹無疑則一體瞭然聖賢言參贊位
育實非吾分外事若不當體生一大疑只管去上
疑天下疑地中疑人物縱解得十分明白亦只是
道理上盤桓一遍於己何益聞者皆有省

劉子晳子章問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
可見聖賢之學全不離人上作用師曰固也雖然

如子之見畢竟就汝與我分別出人來猶二之也
予哲恢然曰何居師曰仁者人也仁不可須臾離
則就身亦人也夫自愛又非仁乎自知又非智乎
且天下未有自愛而不能愛人者也未有自知而
不能知人者也愛以及愛知以及知則何人非己
何己非人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
也此正聖門一體之學予章躍然以爲聞所未聞
問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莫亦與告子仁內義外之旨
無異否曰不然此二語重在一人字上切緊看言

心是人之不可一日放者言路是人之不可一日舍者言其切於人如此非以內外分者試看下文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二字何等緊切

詞學問之道一節如何只說求放心不及由正路曰正是正是可見義屬仁之所統矣蓋人只有一心而路則卽其心之獨往處故由正路卽是求放心落實工夫此學不明而世之言求心者只管去方寸把捉勞苦無濟其過求者又只管去躭空守寂

而民物庶務漠不相與正坐把義看在仁外分之分事雙夾不來殊非聖門識仁求仁宗旨若以義人路也看做外邊肰則仁人之安宅也亦在外乎

問聖門諸賢皆不輕許以仁而微子比干箕子曰殷有三仁伯夷叔齊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易許也曰諸子從學問中起念畢竟多一仁字在念昔人謂金屑雖貴着眼終是爲翳若微子輩只見得如此心安便自如此行爲只了自心更不向名理安排所以爲仁曰文子子文如何曰終有忠淸的意在

胡脐予問曰死生之於人亦大矣人能於關頭勘破則世上事業無一毫足繫念者第其說竊有疑焉如謂人與天地萬物同一性同一氣也聚而為有散而為無是聖賢與途人總歸一坏土耳即不聞道爾何傷如謂得道之人自有一種精光不容磨滅吾恐形既不存神將安附所稱不滅者將于何處安泊必如輪迴因果之說則從古聖賢之死而生生而死又不知幾經輪轉所稱精光不滅者又何在吾儒只論生不論死恐屬未備幸教之答曰

天地間總是一陰一陽故于是有剛有柔有常有生有死轉禍不窮循環無端故乾坤不毀而天地恒存人與萬物莫不各乘其陰陽之消息而成變化而惟人之爲生取精于陰陽之間而靈明獨異所以謂天地之間人爲貴也今試看世界上那一件不是人做出來山河誰爲奠安身體艸木誰爲宰制即從來文字名談宮室舟車耒耜網罟之類使二氣不廢其功五行不失其用者誰爲條畫故知人爲萬物之靈也今若循無極大極之論

猶爲物蔽吾輩但虛心研究其所以稟于萬物畢竟有個甚麼道理在形色之中而莫得其朕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指出仁義禮智非外鑠我而特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露其端倪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卒肰感之而不容不肰者故曰性善也人于萬物中獨能得此善根以生于世以秀出乎萬物其所當珍重何如故人能由此四端探所從出之善根保任不失渾肰本心用事而不令自私用智參和其間則天以此予我ミ以此完

了一息可以千古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啓手足而曰戰戰兢兢履薄臨淺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彼其不爲已任貧貧落落見有此一種善根與萬物異故一生戰兢以完此理至啓手足之日而後已也此生人正理亦聖賢正論也若不完此理即不得爲人不得爲人即與禽獸何異即善根或有發見時亦自安過不去故身身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真正到此時打心不過故知當早早修持早一聞道若謂有一種精光不磨則以二氣爾感之

文容或有之而未必盡然如詩咏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孔子夢周公先儒謂堯舜其心至今在此亦由生人精神凝聚對越恍然如或見之所謂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難道眞有在上在左右者豈洋洋如之耳若以此執其必然則傳所載申生伯有之事尤有顯然蹤跡而堯舜周孔輩反無過化影響豈申生伯有之精光假于堯舜周孔必不其然故吾嘗竊謂此生以前難道無生人之理欲屬混沌此生

世上大道無死人之理欣屬杳渺且今世上間亦
不知前生來歷者又間有去時精爽不亂來後亦
或有顯靈示異者若欲裝點立論而托於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之說則何人不可但恐論者只為提
唇弄舌駭世欺人實于在世為人勿嘗秋毫無補
蓋孔之為人也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顏之為人
也曰擇乎中庸拳二服膺曾之為人也曰三省吾
身孟之為人也曰恥為鄉人二道之不知不盡吾
愧焉吾修焉夫我且不暇焉昔季路問死夫子曰

未知生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夫以直而生以直而死原始此直反終此直便是知死生之說若曰死生事大輪廻如何因果如何則彼家以此爲立教機權使人不必貪生怖死假令孔顏而在亦嘗擯於不語罕言之類雖曹相証也亦曹相誕也吾又安能知之

問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是如何答曰莫說善言善行即聞一不善言見一不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只是一樣共人未達師曰三人行

豈不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反看便是難道有兩個知體
有問生死之說于謝鳳阜先生者先生曰吾輩當下
只要死得若種種色色繫絆斬割不下都難語此
師曰諸生且說要生得莫錯認此生以耳目形氣
當過須反求所以生生者如孟子所提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四端就而認取來頭保任不失爲子而
孝爲臣而忠爲弟而恭交友而信推之應事接物
無非此意方不虛此一生纔可謂生得然生得便

是宛得

問君子以量勝使人無所容將不失之隘乎曰不厭夫蟒虿匿于縫隙蚤虱族于敗綿蟯蟀跂于戶下毒蟒伏于叢棘狸鼠托於窟穴虎狼依于巖陰奸宄集於汚府邪臣混於亂朝夫豈不容而所容者非也止水之淸雖嘶人鬚眉而不爲苛秦鏡懸即各自見其妍媸而人不得歸怨焉君子之於人也虛心而照乎情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自不能容總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一味包納含容

以爲量則恐蜉蝱蚤虱之類聚集堆積雖欲求枕席之少帖而不可得故君子不必不咎人亦不必容人于日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劉蘭亭問崇德修慝辨惑要求歸一答曰聖人論崇德修慝辨惑明是三条就崇德中又有主忠信徙義二条他日語樊遲則先事後得又另一崇德之方忘身及親以辨惑與愛惡生死又另一惑以同異論之則聖人之言支離矛盾莫此爲甚但須信得德之本體無慝無惑只從主忠信徙義上用功

自不致有攻人之惡與夫忘身及親憂生惡死的念頭先事便是先其忠信徙義之事則即此是崇即此是修即此是辨在聖人問同而答異者無不可渾合以歸一也總之聖人心孔明豁開眼都是洒掃應對無非崇德無非修慝辨惑吾儕只多見性二字在心隨處要紐捏穿鬭此勘費手究竟無益然則今如之何亦曰辨惑而已

問六言六蔽答曰六言六蔽聖人只說要好學今便推歸見性何也好見性而不好學其蔽也荒

問日知所亡節答曰日知所亡是聖人所所謂我無知一也月無忘所能是聖人所謂我無能焉

問盡心章答曰盡心一章是孟子慮人看得天與命者不可窺而特就人身心上提點起來使人有可用功之處大虛之內總無可名相自人有生以後論之則由大虛有天之名由天之主宰有命之名其于人也從至善之體言則為性從性之發竅言則為心從心之郛郭言則為身天與命固不易窺而身與心則屬于人而可據者故孟子此章精神

只歸在盡心二字盡字非如盡職盡分之盡人心本有分量而滿足爲難不滿足則心爲不盡稍有不盡之心豈是知性知天之學吾人今欲體驗盡心之盡惟有如好〻色如保赤子二語明白易見此處渾身透體凝聚融結行思卧想無非這個故孔子再三提說巳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而先儒有云假使愛親如愛子世間人子盡曾參即此觀之可知人之於學只是盡心二字爲難彀手若是盡其心者彀滿自慊毫無不盡去處不必

別講知性學問即此便見得不覩不聞之地融會貫通至善流行絲毫無所沾掛豈不便是知性既知性則天又安有隱而難明之理豈不即是知天此節只預先提醒人要開眼慮人不能識認即心即性便將天爲虛空一物釐二分做參天工夫都是誤事肰知天是泛二說的必事天而後爲真知事天事字難道如奔走承順趨事服役之事畢竟在盡心上着功心恒盡便自不失不失之謂存心恒盡性便無害無害之謂養此處戰兢惕厲亦臨

亦保戒慎恐懼上帝臨爾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是專天工夫工夫至此盡矣末節又是挖底把死生一關打破示人令人看得生死殀壽別有箇主宰往往別尋一功夫來抵當他故此不免溺于仙佛異說以為逃死脫生之計畢竟于盡心功夫未免搖惑夫莫殀于朝菌而莫壽于大椿人所明也然總于太虛不過一瞬人顧殀作二見故于學問有頭無尾若是殀壽生死不作二見只是盡心功夫堅持到底以俟其自盡又豈

不是命自我立手段修身字下得好殀壽是就有
身而言故此下一身字切磋琢磨俱是自修之功
以切磋琢磨之功叅渾然至善之體則即身即心
即心即性雖顏子之殀安見不等于籛鏗豈不是
立命之証左乎今人看一命字懸天懸地無可措
手不知先在開眼透性透得性過却又不是虛空
不過在此心上求箇滿足分量大凡聖賢教人見
地貴虛而脚跟貴實究之不可窮極而據之必有
看落此學歸在心上就實理會好善如好〻色惡

惡如惡之臭幽獨之中如對視指啓口舉足動有
鬼神天人一貫氣命不分真是吾儒大了手的事
業然稱有惟者今世談學類于知性述天之說豈
聾能言之獨于自心先已置下曾不思呼蹴弗受
反受于無禮義之萬鍾作見弗忍反忍於兄弟之
無告爾汝弗受反甘於昏夜以乞哀觳觫必全其
生反使恩不加于百姓此何以故中有所蔽而心
量故弗滿也故孟子大呼醒人曰此之謂失其本
心失其本心而何語于能盡又何幾于能存以是

而談達天之學則自欺二人其業與譽天誣天等吾儕不任此此學猶曰道聽塗說身旣任之而甘自欺二人此猶可謂有人心乎然或者謂朝聞夕死確有來去而修身立命之旨徇需談泰則應之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今有口不誦周孔之言念不理語孟之緒而正襟雍容托生寄跡者亦或不少其有行法俟命終身不二者而究之易簀結纓了無下落此皆不知其所以然但是不以殀壽起見不以生死動情終始如一心毫

無掛帶此便是自家拿定欛柄若必討及死後如何則仍以去留繫念却于大虛原來已自窒礙而何以語達天知命之學

康日穎問格物致知答曰聖門此學有上下而無頓漸故太學劈頭只言知止知止而定靜安慮一齊俱到只在知止討取消息所以陽明先生專提致良知三字良知即止之端倪其用萬物皆通而其體一物不黏故遂以格物爲知止工夫就物言格便是下學從知化物便是上達戒慎恐懼何等精

𥨊工夫俱在此用而須臾不可離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此段工夫徹上徹下前無起手後無結局只在時時致其良知故謂舍格物則致知別無工夫則可謂格物爲入門工夫則不可程伯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此處毫釐千里恐有異同正求相長聖賢學問提一知字爲性妙不容言從性之覺倪以顯性也故大學曰明德明德而曰明則知在其中矣天下無之非物亦無之非知之所貫天地鬼神前

王後聖一同此知是故君子之道本身徵民考而不謬建而不悖質而無疑俟而不惑以此知合符節故也但於物有未格則知便有不通故欲致其知必在格物〻〻格二字當細玩〻〻弄光景者畢竟遺物拘泥迹象者終難語格此地非虛非實非難非易聖人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政在于此必物格而後知至〻〻字下得又好謂至此而誠正修齊治平一齊了徹更無遺事日至日止可見人識神意見一毫參入不來矣

乾一動而後有天有天而後有地而後有萬物故乾
爲造物之始故易曰乾知大始提一知字分明是
開天開地大眼目非知則乾坤不立惟聖人能致
此知以定乾坤此學問大主腦也所謂知至〻之
云者若曰知之所至聖人至之可與幾者是研幾
於其始也知止事也所謂知終〻之云者若曰知
之所終聖人終之可與存義者是成能于其終也
能得事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
御天御天云者乃聖人事天的真學脈故含致知

則聖人無學舍格物以言致知則非聖人事天之學總二推勘到乾知原頭則止至善更無遺蘊故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學問是了自家事如饑者不得食不飽寒者不得衣不煖若人或有痞滿瘙痒之症不知饑寒即得食與衣不為受用如是而或向人求衣與食亦徒耳吾儕生身在世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及閨闥居室孰非履歷實際大學所謂使事前後左右之交是也使非此學運行流貫於其間則違道干譽拂人

從已種種世情層見疊出究之此中不免愧怍外亦不免彌縫消沮閉藏受用何在故曰如饑而後自求食知寒而後自求衣知不受用而後自求學至自求學而學思過半矣

新沐彈冠新浴振衣古人不欲以舊染之汚沾帶新體如此吾人本來性體潔潔淨淨原無不新惟妖氛薇天嵐霧翳日塵情紛擾而性體遂不用事是愛心不如愛身也並須戰兢惕厲暴秋陽濯江漢以合于本體而後可以語于自新之學故湯盤曰

日二新又日新

盲者陷坎而隕其身非不避坎之過則失明之故也惰者食韮而得疾豈于韮有所愛焉乃不察于其毒耳大學謂知至而後意誠當推此會之

誠子四條曰人最不可有怕窮之念此念一動往往播間乞哀不覺自愧甚則君親兩忘多少罪過都從此念造將出來是故有埋沒一生不能出頭者其初豈願至此夫窮者士之常唯君子爲能固窮以植其節故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小不忍何與大謀得朱子以婦人之仁二語解之更
醒令人或爲街坊威風事求必勝枪席比駝情至
難割而不知喪節啓侮貽禍招尤害何可言吾儕
以豪傑自命直是一刀兩斷故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
時乎時乎不再來今人以六十稱壽則三十年後便
屬秋矣由秋而冬曾幾何時毋論立身成名當及
時努力就是立家規矩便當思及身後慮及子孫
夫禍有芽而亂有源也唯知時者早折而塞之故

日得時者昌失時者荒

士子未出身與閨女未適人同一聲價須兢兢愛護不可使受一毫點污凡事作始雖簡其終必鉅勿謂人莫巳知設身看人幾曾瞞没得[illegible]盜鈴徒自勞苦故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鄒氏學脉卷之四　終